

灵魂的舞蹈

顾艳最新长篇小说

◎顾艳

著

LING HUN DE WU DAO



作家出版社

灵魂的舞蹈

顾艳最新长篇小说

◎ 顾艳

著

LING HUN RE WU DAO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灵魂的舞蹈/顾艳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5. 1
ISBN 7 - 5063 - 3186 - 1

I. 灵… II. 顾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02678 号

灵魂的舞蹈

作者: 顾 艳

责任编辑: 张玉太

装帧设计: 蒋宏工作室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389299 (邮购部)

E - 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<http://www.zuojiaclubanshe.com>

印刷: 北京乾沣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880 × 1230 1/32

字数: 155 千

印张: 7.25

插页: 3

版次: 2005 年 3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 - 5063 - 3186 - 1

定价: 18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灵之舞（序）

王岳川

写长篇小说是需要勇气的。写好长篇则不仅需要勇气，更需要独特的深情、冷眼般的深邃、入木三分的才气和绝不雷同他人的思考。入思是在生命之路上，一柄不停切割自己的刀锋。只有这种生命沉醉中的思考，才不会为任何局部的暂时现象障眼。才能洞穿人性和历史的走向，展示多元的全球中的中国经验。

顾艳的《灵魂的舞蹈》是继《杭州女人》、《疼痛的飞翔》、《夜上海》等六部长篇小说后，又一部有思想深度的长篇小说。这部小说比《杭州女人》写得好，但也更为难懂。大抵因顾艳既是小说家又是散文家，同时也是一位不错的诗人。她在该书中以主人公凯瑞、阿芒、徐赛玲的人生遭遇为主题，以 20 世纪重要历史时期乃至当下的社会变革为背景，阐述了知识女人和男人的悲欢离合。里面有的是爱，但不仅仅是男女之间的那种爱。

她的灵感来自某种更为广阔的构思。促使她创作的动力，是世纪之交在和平时代变革中的中国人不知何去

何从？她放眼世界，但见世界熙熙攘攘、热热闹闹，每个人的灵魂却是飘忽的。然而她有足够的力量，在一本书里把它们凝聚在一起。这在小说中处处可以感觉出来。——它是现实世界中的搏斗，亦是心灵世界自己与自己的搏斗。虽然遭受挫折，却要把这个混乱的世界，让人们诗意地活着。

我们不难看出她的这种心情。在描写阿芒少年时，便透露了这种心情：“谁也不知道那个少年的内心思绪，只有阿芒知道。在夕阳般令人缅怀的记忆中，在无法确证的未来年代的一次撰写中，阿芒是一名橄榄树下哭泣的孩子。他单薄瘦弱的身影，在夏日黄昏的草坪上，为清凉习习的海风所抚慰。渐次远去的山峦和密林，是他内心秘密的象征。在他的童年回想中，饥饿是一道阴影，静秘的街道，空旷的原野，冬季积满白雪的小巷，以及古老的建筑蓦地改换了新貌，成为一个萦回不去的往事。阿芒在往事中漫游。过去了的故事，所有隐含的复仇之剑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仇恨已不再仇恨，化作一汪小溪汨汨而流。”这种心情当往事成为回想后，又一次表露出来：“在阿芒内心深处，其实是洗刷着他不为人知的耻辱。而在他眼中，诸神极其子女在古代，在他们悠悠无尽的岁月里，出没于神庙、战场、宫殿、街道、影剧院、学校、车站，他们的身影无处不在，隐形于我们的周围。”由于这部小说是在顾艳诗性语言、哲理思辨、意识流动中构筑起来的一个丰繁复杂的世界，

它在人性中的种种表象后面，潜伏的力量能将它们提升到一个崇高的境界。这便是这部小说的难度。

顾艳已出版过六部长篇。她在那六部长篇中发出的叫喊，表示的信念，似乎还未完成心中的构架。她要在这部长篇中，写出世纪之交别样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面貌。她要在笔下建造能够让灵魂栖居的房舍。由此，我们便走进了她这部小说的世界。从肉身到灵魂，阿芒作为一个学者，为了传播中国文化，最后死在法国巴黎。我们可以说他开始让人讨厌极了。既泛情又不务正业。用肉身去想问题，结果导致徐赛玲为情自杀。然而阿芒的确诗意地活着。想想这部小说中，还有谁比他更诗意地活着？这也就是我们这个时代，当阴盛阳衰、男人失去昔日雄壮之时，阿芒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。

凯瑞是这部书中，颇为可爱的女性形象。顾艳似乎把凯瑞撕碎了后，再整合起来的。以致凯瑞一出场，便会问自己年老时衣袖上的灰，该是如何层层叠叠的灰？然后在碎片般的灵魂中，注入女性特有的坚韧的生命之风。于是，顾艳的人物就从笔底飞到了现实之上。这是一种本领。她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具有精神面貌的灵魂，而肉体倒仿佛成了多余之物。

在生命本体论下移的世界性过程中，不少艺术家被是否应消除价值判断所困惑。同时在功利主义和蒙昧主义盛行的时代，在人性深度和自由地平线日益模糊的语境中，以及权力市场化几何增长的情况下，大胆地在作

品中表明自己的价值判断，无疑是一种精神冒险。但又是一种值得冒险的艺术冒险！我欣慰地看到，顾艳没有空洞地诠释自己的日常审美观，而是用诗性的语言、哲理的思辨，使小说构架既厚重又空灵。在大胆展示不同于西方话语的中国经验式的意识流中，使小说人物于逼真中，具有了时代普世的象征性。小说在语言的弹性、内容的丰厚、人的精神层面、意识的流动和氛围、气场等方面，分寸把握得相当好。那意识流动中的气场，那浓郁的精神性和厚实深邃的内容，不断点染烘托出某种当代人在沉重的肉身中的渴望——灵魂的舞蹈。

愿我们用心去体验灵之舞的曼妙和忧伤。是为序。

王岳川（北京大学教授、博导）

2004年冬月于北大

另类荷花别样红

——《灵魂的舞蹈》编后退想

张玉太

我认识顾艳，是在风光旖旎的云南楚雄。今年七月底“中国诗歌万里行”采风团去彝州采风，我和顾艳有幸同行。我俩初次见面，自报家门，当我说到我是作家出版社的编辑，她喜出望外，十分高兴，像见到了久别重逢的朋友。她说，你们社里有我一位好朋友，他是作家也是诗人，我们十多年来心仪已久。但阴错阳差，至今未能谋面。他年初约我写一部长篇小说，要求九月底前完工。

我说你就是《杭州女人》的作者吧！我相信你是西子湖畔的女诗人！这部小说，你一定会写得很美，很有诗意，会“浓妆淡抹总相宜”的。顾艳说：“这部小说的名字叫《灵魂的舞蹈》”。我说如果可能，我愿意成为这本书的第一个读者。

采风团一共九人。她是唯一女性。大家众星捧月一样照顾她，与她开玩笑。她大气又能歌善舞，给我们留

下很好的印象。但有时在与彝家小妹跳完左脚舞后，会流露出些许的淡淡哀愁。我知道此时此刻，她也许进入了小说的世界，也许正和人物作着心灵的交流。

果然在九月底，我收到了她的这部小说稿《灵魂的舞蹈》。我很快就阅读了。作为责任编辑，我认为这是主人公的灵魂之舞，也是顾艳的灵魂之舞。灵魂起舞，随灵魂一起忘情地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，抑或黯然向壁，失声歌哭……此事非诗人不可为之。顾艳才华横溢。而她本人又是那么雍容、敏锐和超脱。

我想作为诗人的顾艳，在小说中显然不会将自己的心灵与才情，毫无悬念地平铺出来。在她看来，那无疑是一种浅层次的表现。顾艳有的是女性的细腻、诗人的敏感、前卫者的思辩和现代小说手法的熟练掌握与操作。我十分惊叹这部小说的成功。我以为这部小说有三原色交相辉映，熠熠生辉。这三原色就是：诗情、哲思和意识流。

先说诗情。小说中俯拾即是。开篇，萦绕着主人公的就是晚霞、哭泣之神、幽暗的烛光、通向上帝的诗行、室内乐、窗外的风声与雨滴、飘零的思绪。诗的意境和诗的语言，将主人公凯瑞寂寞、孤独的心境做了相当的展示，但不是展示无余。幽深的意境，还引导着读者一直向前走去，直至抵达主人公心灵深处。比如主人公与情人的幽会也是诗：“屋内的光线是幽暗的，幽暗的光线里，依然能看到墙上的油画。那是一幅河水将要

漫过堤岸，岸边孤独的石屋似乎是在等待幸福之风的吹临。一群鸽子在天空盘旋，一片安详平和的景象。”作者的目光越过了道德的峰峦，在一个更为自由的诗意的平台上徜徉。作者写到小说中另一主人公阿芒的少年时代时，笔下凝结着不尽的忧郁，“谁也不知道那个少年的内心思绪，只有阿芒知道。在夕阳般令人缅怀的记忆中，在无法确证的未来年代的一次撰写中，阿芒是一名橄榄树下哭泣的孩子。他单薄瘦弱的身影，在夏日黄昏的草坪上，为清凉习习的海风所抚慰。渐次远去的山峦和密林，是他内心秘密的象征。”小说中的阿芒是诗人，他本身也是一首诗。作者将他比喻为孤独的猫头鹰，“他与它都在黑夜里飞翔。它蹬开大地，他避开喧嚣，他们的共同目标，是飞向低处飞向深渊。他们与蓝天白云漫天的星星无关，他们的飞翔是形而上的飞翔。”小说中的诗情不仅体现在意境上，许多语段本身就是诗，略作分行即可吟诵——试将下面一段分行读读看：“夜晚的马路，/车辆以令人惊讶的速度，/从她略显懒散的身体旁呼啸而过。/转瞬即逝的感觉，涌满她心里。/她想，/这是一条永远不会沉湎于往事的街道。/每一个崭新的早晨，/都会原谅它昨天的黑暗。/随着太阳从地平线升起，/一切都会烟消云散。/她很快理解了这条街道。/理解多么重要……”

可不可以这样说，顾艳的这部小说，如果把它当做诗来读，是否更意味些？

再说哲思。小说中像海边贝壳一样，既密集又闪闪发光的思想，叫我又是惊喜又是意外。我颇感意外的是，那么一个古典端庄的女诗人，何以像一个满面沧桑满腹经纶的哲学家？随时随地都可在笔下发出深邃的思想之光？但，作品就摆在面前。那一行行闪光的哲思，就在那一页页的文字里隐现着。写凯瑞对阿芒的思念，“多少个日日夜夜，所有的期待都不是期待。”我想“不是期待”又会是什么？要解读这其中的“辩证法”，还真须费些脑汁。“生活的历史就如同行进的列车。一旦启动，就无法停止。”读起来平白如话，可你千万不要以为就读懂了它，谁知道作者在其中埋伏了怎样的“微言大义”呢！下面的两句话，是不是也有股浓浓的“哲学味”？“世界上有一些事物，必须以封闭的形式呈现。有一些话，必须以夸张的方式说出。”我们读它的时候，会与自己的生活经历产生某些共鸣。我们会点头认同作者的说法。但也许，我们的认同与作者的思想风马牛不相及。作者借凯瑞之口说：“没有金钱的人仇恨金钱，没有思想的人仇恨思想。仇恨是渴望拥有，是无能为力。”这几句都读得懂，但它所涵盖的历史空间，又有多少人能在阅读的一瞬间扫视到？关于哲学，作者在小说中有这样两句话：“哲学家是痛苦的。”“尊敬哲学，就是尊敬人类最美好的东西。”我想，作者在写这两句话的时候，她内心也必定是痛苦的。因为她还写道：“对哲学的不敬又是全球性的。在普通人眼里，哲学家

是不切实际、是迂腐的象征。”

一个富有哲思的诗人，看到哲学被人类像鄙弃裹脚布一样扔进垃圾堆里，那种痛苦是难以言喻的。也许是她无法想象没有哲学的世界，会是一个怎样堕落不堪的世界。所以她在小说中，像捧出珍宝般慷慨地捧给读者那么多闪闪发光的哲思！通常人们会为文学作品中澎湃的诗情而激动。而此刻的我，却真的被这部小说中充满理性与激情的哲思而深深感动了。

最后说意识流。这已不再是新鲜事物。之所以要说，是因为作者在使用这一手法时，并没有生搬硬套的痕迹，更没有以此猎奇的嫌疑，贯穿于全书的这一手法，完全是出于作品内容及行文的需要，因而显得浑然天成，娴熟老到。小说一开始就写凯瑞在窗前的所思所想，她想到离开她已三年的阿芒，又由书桌上艾略特的《四个四重奏》想到自己的老境，又想到她的前夫余叶，接下来想到平素自己的种种养颜之道，接着想到在巴黎时与阿芒在一起的生活片断，甚至想到同是卧轨自杀的安娜·卡列尼娜和海子，以及一个有着淫欲心理的医生。这些联想之间，似乎并无必然的逻辑关系，但却又有其实实在在的生活依据，是那么的真实可信。

更重要的是，这些心理活动最大限度地展示了一个寂寞、孤独的女人的内心世界。从这一点说，这一时段意识流动，就成为必不可少的了。再如小说中有一处写到凯瑞平庸无聊的一天，也是典型的意识流手法。从

起床后思绪的七零八落，到对自己走向衰老的身心的审视，喝完牛奶后又想到女人如何才会变得更美的问题，锁门的时候她想到一个30岁的女人的“好运”该是什么？在西餐店里她想到女人笑的最佳表达方式，以及把握时间的问题。在花店里她对红玫瑰做了一番思考，回到家在楼梯上闻到某处流出来的油炸带鱼的腥气，她又想到当今社会每个人都有的烦恼与痛苦。坐在客厅的沙发上，她想到自己情感世界里的两个男人——阿芒和余叶。在厨房她又想到小时候的理想，想到上大学时常去的公园……正是这些看似琐碎冗长的心理活动，充分地写出凯瑞的平庸无聊的生活，写出她慵懒而近于麻木的心境。

意识流是用来展示人的内心世界的。顾艳小说中无所不在的诗情与哲思，都是主人公内心世界的蓄积物。因此说，她采用意识流这一手法，是恰当的。从某种角度看，也可以说是别无选择。不是顾艳选择了意识流，实在是她的蓬勃的诗情与哲思的小说选择了意识流。

此刻，我想《灵魂的舞蹈》是写得到位的。它带给读者的东西很多。小说所展示的艺术空间包括音乐、美术、诗歌和哲理，读后给读者带来强烈的共鸣。让读者去欣赏、去玩味、去参与。应该说小说对人物心灵的开掘，是深广的。另外《灵魂的舞蹈》也需要读者有更多的艺术情愫，去回应作者点出的艺术名灯。正像罗兰·巴特所说：好的作品需要读者共同参与。我想《灵魂的

舞蹈》，也需要读者与作者共同起舞，与主人公共同起舞，这部作品才会更美。

这就够了。有了这些，你就可以在一个黄昏的夏日海滩，或在一个灯光柔和的幽室里读她这本《灵魂的舞蹈》了。这绝对是件雅事。

现在我也受到作者的感染，突发奇想，脑海里也有意识流在流动……

如果把好看的小说比作荷花，生长舒展，婷婷玉立，夺目而亮丽，傲游于清水之上，那么，《灵魂的舞蹈》应是另类荷花，很抒情、很哲学、很安宁，不动声色，却有另一番红艳，另一缕幽香——那些善于思索的人们才会真正发现这一点。

2004年12月20日

目 录

灵之舞（序） 王岳川 / 1

另类荷花别样红

——《灵魂的舞蹈》编后退想 张玉太 / 5

上部 世界与内心 1

中部 流动哲学书 70

下部 飞翔着的自由精灵 141

舞蹈之后（后记） 顾 艳 / 212

上部

世界与内心

1

凯瑞趴在窗前，晚霞所勾勒的剪影转瞬即逝。凯瑞已经一个星期没有出门了。冬季的街道因此在她视野中，变得神秘而又神圣起来。她知道这一个星期，她成了幽闭症患者。除了一个精神世界，别的似乎都不存在。灵魂中的哭泣之神，在幽暗的烛光中舞蹈。

阿芒离开凯瑞已经3年了。怀着悲痛的爱恋之情，凯瑞要把他从心里彻底赶出去。可做起来却并不容易。现在，思念是她装饰柜上的一件古董。多少个日日夜夜，所有的期待都不是期待。巴黎塞纳河畔的风光，已离她无限遥远。她在江南在运河之堤，在灰蒙蒙的街道那扇小窗里的枯灯下，除了酣睡，便是一首首抒写着通向上帝的诗行。当然，还有室内的音乐和窗外的风声与雨滴。飘零的思绪，如沙沙翻过的书页。对于凯瑞，寂寞、孤独早已习以为常。

有时候，凯瑞想象自己像鲁滨孙一样，居住在一个无人的孤岛上。沉思与思考，这不是每个女人都乐意的事情。可对凯瑞来说，却是每天必不可少的内容。凯瑞与阿芒的恋爱和婚姻，可以

说刻骨铭心，如同翻不厌的内心文库。她的血脉如河流，时而平静时而翻腾。翻腾的时候，她企图从遥远的海底电缆线中，呼吸着爱情的呼吸。这时候，她想象柏拉图是他们的朋友。他们曾经结合在一起的肌肤，以及表皮下的神经，都如冬季里的一束迷香，一坛成年的老酒。

现在，凯瑞回到书桌前。书桌上，有她的诗稿和一本精装的艾略特《四个四重奏》。她非常喜欢“一个老人衣袖上的灰，是燃尽的玫瑰留下的一切的灰。”她想象自己年老时衣袖上的灰，该是如何层层叠叠的灰？

夜幕已经降临，凯瑞扭亮枯黄的灯，一艘轮船的鸣笛，犹如一声绝望的呼唤，从遥远的地方随风而入。她喝了一口龙顶茶，觉得自己已从梦中清醒过来了。清醒的她，却仍然不知道自己的思绪是什么混合体。东方与西方，文明与文化，在一切变革时代，吸收与输出都会产生矛盾冲突。

阿芒，她的指引者。从一开始他就引领她，让她知道自己有着一个可以引为骄傲的，东方女人坚韧的眼神和温柔的外貌。然而她还知道，她有西方波希米亚人的作风。波希米亚人，在她眼里是真正为艺术献身的艺术家。为此，凯瑞除阿芒之外，还有许多异国他乡的朋友。他们在不同的季节，不同的国家，会从一根匍匐而行的电话线中，来到她的身边。旧金山、纽约、夏威夷、巴黎、莱比锡、东京、罗马、悉尼、香港。这些城市后面联结着汉字，那是一些中国人的名字。

无论母语交谈，还是英语交谈，都已不再重要。重要的是要有一颗中国心。这是凯瑞的宗旨。凯瑞不喜欢那些喝了一点点洋墨水，就自以为了不起，看不起自己从小生长的土地，又赖在国外的人。凯瑞有着浓郁的故乡情结。故乡是她深植于生命的根。

余叶是凯瑞的前夫，曾经也就是这套住宅的男主人。凯瑞住